

Globethics Repository



王國末期到波斯時期猶大地區的人口變化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MENG, Zhenhua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Institute of Biblical Literature Research at Henan University
Download date	2026-09-16 17:30:3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355

王国末期到波斯时期犹大地区的人口变化

孟 振 华

内容提要:从犹大王国末期开始,犹大地区的人口数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波斯时期犹大省的社会结构和社群关系,乃至圣经的编纂。本文回顾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著述,分别指出他们的得失,并以卡特方法为主,采用主要是当代考古研究的成果,推算这一时期人口变化情况。

关键词:圣经; 犹大; 人口; 考古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in Judah from the End of the Monarchy to Persian Period

Meng Zhenhua

Abstract: There had been significant demographic changes since the end of the Kingdom of Judah and this has influence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elations among communities in Persian Yehud. This article reviews three

representative scholars' work on this issue and points out their problems. Then it tries to analyze the demographic changes in this period mainly by using the achievements of modern archeological excavations.

Key words: the Bible; Judah; Demography; Archeology

犹太王国灭亡之后,圣经作者所关注的焦点一直都只是被掳回归的精英,而对留居犹太民众的情况却语焉不详,只含混地提到巴比伦人“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王下 25:12)。但当代圣经学者对这些留居者产生了很大兴趣。比如诺特(Martin Noth)认为,流亡巴比伦群体的重要性不能被夸大,因为他们只是一小部分的代表。“以色列历史的中心舞台仍然在巴勒斯坦地区。留在原地和圣城耶路撒冷的各支派后代,不仅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也是以色列真正的核心。”^①

不过,诺特等人对王国末期到波斯时期犹大的人口变化情况却语焉不详。他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段时期的犹太人口仍有相当规模,被掳者的数量相当有限,其后回归人数更是微不足道。但他却没有做出系统的分析。事实上,其他很多重视留居者情况的学者^②也忽略了这一问题。但是,如果公元前586年之后王国的居民几乎

① Martin Noth, *The History of Israel* (trans. Stanley Godma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8), 295.

②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献包括:P. R. Ackroyd, *Exile and Restoration: A Study of Hebrew Thought of the Sixth Century B C* (London: S.C.M. Press, 1968), 21-30; R. J. Coggins, *Samaritans and Jews: The Origins of Samaritanism Reconsidered* (Oxford: Blackwell, 1975), 1-12; Hans M. Barstad, "O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Judah During the Exilic Period: A Reminder," *OLP* 19 (1988): 25-36; *The Myth of the Empty Land: A 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Judah During the "Exilic" Period*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niel L. Smith, *The Religion of the Landless: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Babylonian Exile* (Bloomington, IN: Meyer-Stone Books, 1989), 32-35.

全部被杀戮或掳走,犹太成为一片不毛之地,直到波斯时期才有被掳者回归,那么圣经作者的考量就是客观公正的,诺特等人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便丧失了意义。当然,学者的回避很可能与公元前6世纪到5世纪中期的历史资料极端匮乏有关。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人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后犹太省的社会结构和社群关系,对圣经的成书和犹太教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是圣经学术不容回避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在评析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文本研究与考古方法,继续讨论。

一、关于人口问题的代表性观点

本文先对三位学者的看法进行回顾总结和评论。事实上,曾经讨论过被掳后及波斯时期犹太人口状况的学者还有一些(见后文注释)。之所以选取这三位学者,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各具特色。奥尔布赖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和维恩博格(Joel P. Weinberg)都以圣经文本为基础,但采用不同方式推导出的犹太省人口数量相差10倍左右,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二者被看作是两个极端结论的代表性看法。而卡特(Charles E. Carter)则全面运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系统论述犹太省人口问题,尽管没有勾勒出从被掳时开始的人口变化的全景,但其方法和结论是不可忽略的。^①

1. 荒凉犹太之观点

美国学者奥尔布赖特及其追随者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了诸

① 卡特1991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便是有关犹太人口问题的,后又先后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更完善地论述有关观点。见Charles E. Carter,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udy of Post-Exilic Judah" (Ph.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1991); "The Province of Yehud," 106-145; *The Emergence of Yehud in the Persian Period: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udy*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多考古发掘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他对圣经记载的以色列历史深信不疑,在估计犹大省人口时,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于圣经本身的记载而非考古成果。

奥尔布赖特认为,“从(公元前)538年到522年波斯王冈比西斯驾崩这段时期,毫无疑问很多犹太人回到了巴勒斯坦……他们居住在北到耶路撒冷、南至贝特祖耳(Beth-zur)^①不到25英里的狭长地带,公元前522年时的总人口不超过20,000。”^②

奥氏在注释中对这一数据的来源给出了解释。他提出,考古发掘显示,犹大的城市生活在前582年巴比伦侵略结束后完全停止(a virtually complete break),在德比尔(Debir)、拉基实(Lachish)、贝特谢美实(Beth-shemesh)、贝特祖耳、拉马特拉海尔(Ramat Rahel)和其他地点的考古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③此外,在经过对名字等方面的细致研究后,可以肯定《以斯拉记》第2章和《尼希米记》第7章的名单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反映的是前440年前后的情况,因此,能够确定它们是对重建之初犹大人口统计数据的修订,包括了回归者及其后裔以及“已经定居在这一地区的犹太人”(the Jews already established in this district)。既然前440年所有人口,包括奴隶共有大约50,000人^④,那么在此

① 圣经中传承至今的希伯来文地名与现代地名的拼法基本一致,但基督教新教各中文译本的译名与现代译名则有很大区别。本文除引用、提及圣经经文时采用和合本译名、标注现代译名外,其他地方均直接采用现代译名。第一次出现时标注较通用的英文译名(特别常见的除外)。

② W. F. Albright, *The Biblical Period from Abraham to Ezra* (Pittsburgh: Louis Finkelstein, 1950), 87.

③ 列举考古成果时,奥氏还提及,不属于犹大王国(约西亚时期除外),但在波斯犹大省境内的伯特利(今贝亭[Beitin])的定居点生活延续至前6世纪中期或晚期,但前522年之前也遭到毁灭。Albright, 110, note 180.

④ 圣经明确写出的总和是42,360人(拉2:64;尼7:66;以斯得拉上5:41);而各列表的分类相加之和与此有别,互相之间也有出入:《以斯拉记》第2章共29,818人,《尼希米记》第7章共31,089人,《以斯得拉上》第5章30,143人。

之前三代,除去人口的自然增长和移民因素,回归早期犹太人口不会超过五分之二,即 20,000 人。^①

奥尔布赖特本人承认,这个估计并不精确(rough estimate)。而现在看来,奥氏的每一步推断都问题重重。

首先,奥尔布赖特之后的考古结果显示,被掳以后的犹太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城镇生活都完全停止了,有些地区的定居点具有延续性。^②这一点后文还会讨论。当然,奥尔布赖特写作时也许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些新发现。

第二,《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名单准确的成书时间仍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可靠性相当值得怀疑。而且,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名单包括,或者说完全包括了犹太的留居人员呢?

第三,尽管确实有不少学者同意前 440 年犹太省大约有 50,000 人口的看法,但对回归之初的 20,000 之数却颇有保留。^③奥氏“五分之二”的比例过于武断。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当时犹太省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没有确定的数据。而在动荡的波斯早期,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是一个很大的不定因素,奥氏同样没有给出具体数目。在这个背景下,断定三代人的增长率为 150%,实在缺乏根据。

2. 繁荣犹太之观点

就笔者阅读所及,对回归前期犹太人口的数目估计最高的非

① Albright, 110-111, note 180.

② 有关巴比伦时期犹太山地的考古成果,可详见 Avi Ofer, “בתקופת המקרא, “הר יהודה” (“The Highland of Judah during the Biblical Period”), (Ph.D. Dissertation, Tel Aviv University, 1993).

③ 参见 Bright, *A History of Israel*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9), 376-377; Joseph Blenkinsopp, *Ezra-Nehemiah: A Commentar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88), 83; Smith, *The Religion of the Landless*, 31-35.

立陶宛学者维恩博格莫属,他的结果足有奥尔布赖特的10倍。

奥尔布赖特计算波斯初期犹太人口时,从较后期的历史与经文前推;维恩博格则正好相反,从申命记派的《列王纪》开始讨论。根据《列王纪下》15:19-20的记载,“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现给他一千他连得银子……米拿现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五十舍客勒,就给了亚述王。”¹1,000他连得合60,000弥那,1弥那相当于50舍客勒,也就是说,有60,000大富户向国王缴纳了这笔钱。维恩博格据此认为当时以色列王国的总人口大约是500,000到700,000之间。而犹太王国的面积小于以色列王国,可以按比例推算犹太王国的总人口在220,000到250,000之间。^①

维恩博格接着按照圣经的记载推算犹太的被掳人口。他认为,《列王纪》记载的是耶路撒冷的被掳人数,《列王纪下》24:14和24:16的“勇士”和“木匠”、“铁匠”是交叉平行的;而《耶利米书》记载的则是耶路撒冷之外的被掳数目,共3,000余人。另一方面,进入犹太的亚扪和以东等民族多少也补充了该地区的人口。因此,犹太的人口损失“满打满算”大约20,000,或者说占总人口的10%。剩余人口则维持在200,000左右。维恩博格得出的结论是:对犹太的征服并没有大量减少该地区的人口。^②

对于《以斯拉记》第2章和《尼希米记》第7章的名单,维恩博格同样持相信的态度。但他比奥尔布赖特的讨论详细得多:

首先,对前文注释提到的两份名单人口分类统计之和(《以斯

① Joel P. Weinberg, “Demographic Notes on the Postexilic Community,” *The Citizen-Temple Community* (trans. Daniel L. Smith-Christopher; Sheffield: JSOT Press, 1992), 34-35.

② Weinberg, 36-37. 与他的观点接近的有埃克洛伊德(Peter R. Ackroyd),但埃氏并未提出具体的数目,只强调巴比伦征服没有对犹太人口造成重大影响。参见Ackroyd, 22.

拉记》2章的29,818人和《尼希米记》7章的31,089人)与总数42,360存在的差距,维恩博格的解释是那12,000人乃是妇女儿童;至于男人和妇孺的比例怎会达到3:1这么悬殊,维恩博格的看法则是回归者大多数是未婚男青年,也即被掳家庭的晚辈后生,并认为这一点从普遍的异族通婚也能得到证实。根据他之前的统计数据,回归团体人数占犹太总人口的20%。^①

第二,维恩博格不但认同这两份名单的真实性,对《尼希米记》11章的名单也深信不疑。那份名单共统计了3044人,维恩博格表示这是男性数目,反映出耶路撒冷共有15,000居民;又因为他们是十中抽一掣签而定,故而社团的总人口应接近150,000,占犹太居民总数的70%。^②

应该说,维恩博格的讨论中,值得商榷的地方有很多。

首先,在数据资料并不充分的情况下,按照总领土面积比例推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并不合适。如果多年以后,有学者仿效维恩博格的做法,用21世纪初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土面积比例以及其中一国的人口推算另一国的情况,那结果定会大错特错。

退一步说,就算前8世纪末期250,000这一数据是正确的,^③也不能不考虑从这时起到犹太被灭这100多年间的人口变化情况。尤其在巴比伦数次围攻、犹太战火纷飞之时,处处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参见代下36:17;哀1:7;2:21),可以想见人口大量减少。但维恩博格的分析却忽略了这些,一味武断地坚持不变的人口数量,即使到波斯时期也是这样。然而,一个疆界比分国时期缩小许多、还要负担对波斯缴纳赋税的犹太省要养活几十万

① Ibid., 42-43.

② Ibid., 43.

③ 事实上,奥尔布赖特也认为前701年前后犹太王国的人口为250,000左右。他是根据亚述方面的有关资料得出这一结论的,但并没有进一步考察亚述宣传材料的真实性。参见 Albright, 105, note 118.

人,这是难以想象的。而在被掳人口的计算方面,即使以圣经记载为准,把《列王纪》和《耶利米书》的数目分为耶路撒冷内外的看法也缺乏根据。相比之下,同样依赖圣经记载的奥尔布赖特的解释似乎还更有说服力:有可能《列王纪》只是做了一个大致的估计;也有可能在被掳巴比伦的艰难旅途中,贫病交加导致了死亡率激增。^①

至于《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名单,尤其是《尼希米记》11章的列表,其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布雷肯索普(Joseph Blenkinsopp)、卡特和利普希茨(Oded Lipschits)等人都曾指出,《尼希米记》11:25-36记载的地名,很可能只是对犹大“理想边界”的描述;其中有些地方在公元前5世纪处于以东人控制之下,还有些直到马卡比起义之前都不属犹大管辖。^②此外,《耶利米书》也并没有暗示那3,000人来自耶路撒冷之外。

由此可见,维恩博格的多数人口之观点缺乏足够有力的支持。

3. 小国寡民之观点

在人口问题上,无论是“少数派”奥尔布赖特还是“多数派”维恩博格,讨论的出发点都是圣经的记载,再辅以主观推测。而美国学者卡特则批评前者“不加批判地对待圣经资料”(treat the biblical data relatively uncritically),后者“臆断多于科学”(more intuitive than scientific)。^③他自己对犹大省人口的推导,除了对圣经文本的分析和质疑,也引入了更多考古学的成果;其研究思

① Albright, 85.

② Blenkinsopp, "Temple and Society," 44; Carter, 'The Province of Yehud', 111; Oded Lipschits, "Literary and Ideological Aspects of Nehemiah 11," *JBL* 121 (2002): 423-440.

③ Carter, "The Province of Yehud," 107-108.

路是先确定犹大省疆域与分区,再计算人口数量。^①

在卡特看来,尽管在来源、成书时间和目的等方面还存在争议,但《以斯拉记》第2章和《尼希米记》第7章的列表是可信的。这两份资料的差别微乎其微,所列举的地点大多在耶路撒冷附近或犹大、便雅悯境内,其中不少还多次被圣经提及。而且,考古工作者也确实在一些地方挖掘出了波斯时期的遗物。^②而《尼希米记》第11章则不然,其中的地点以想象为主,如别是巴(Beersheba[贝尔谢巴],尼11:27)、拉吉(Lachish[拉基实],尼11:30)和基列亚巴(Kiryat-Arba[基尔亚特阿尔巴],尼11:25)几乎肯定不在犹大省境内。卡特提出,回归者的领导人都有各自的关注焦点,对边界问题本来就是无暇顾及的:以斯拉致力于重建摩西律法在圣地的地位,并与异族通婚斗争;尼希米更关心他自己的权力、耶路撒冷的防御以及对社会压迫现象的解决。而圣经的作者显然也没有兴趣去描述当时的边界情况。《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列表中提到的地点既包括犹太人在居鲁士命令下回到的地方,也包括与他们祖上有联系的地区,甚或是对犹大王国疆域的回想。^③

卡特界定犹大省疆域时,最大的特点是把谢非拉(Shephelah)^④地区排除在外。他指出,尽管在大卫和犹大王国时期,谢非拉属

① 在考古学中有多种手段推断人口数量,包括空间研究法、古生态学与食物研究法、运输力研究法、水源研究法和地域研究法。卡特认为犹大省的已有数据最适合用地域研究法推测。参见 *The Emergence of Yehud*, 195。

② Carter, "The Province of Yehud," 109-110。

③ Ibid. 111-112; *The Emergence of Yehud*, 81。

④ 希伯来文 שפלה,原意为低地(相对其东部海拔600-900米的犹大山地,这一平均海拔仅有150-250米、最高不过450米的地区被看作低地。和合本圣经翻译成“高原”,似不妥),位于巴勒斯坦地区中部,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16公里,土地肥沃,山谷众多,是犹大山区与西部沿海平原之间的缓冲地带。

于以色列的一部分,但犹大王国灭亡后,根据地缘政治原理,统治者应当会根据地理形势设置行政区,以便于控制。因此,他主张谢非拉不属于犹大省。^①卡特对犹大省四界的划定是:东到死海、约旦河,西至犹大山区之边缘,南抵埃因该迪(En-Gedi)、希伯伦,北尽以法莲山地。全境共约1700平方公里,^②包括了一部分过去犹大部落和便雅悯部落的属地。

卡特详细列举了他自己主张的犹大省境内已经发掘和已经测量的波斯时期定居点遗址,^③估算它们的面积与总和。但他的估算与其他考古学家相比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校正因子(correction factor)设定较低。校正因子是对尚未发现的遗址面积所做的估计,布罗西主张设为已测量面积的20%。^④但卡特认为,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早期有些定居点已经废弃了,作为补偿,应该把校正因子降为10%。第二,作为讨论的基础,卡特早已把波斯时期又分为两个部分:波斯前期(Persian I Period)和波斯后期(Persian II),以公元前450年为界。卡特认同霍格伦德(K. G. Hoglund)前5世纪中期犹大城堡数量增加反映波斯政策变化的观点,^⑤并指出该世纪晚期犹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印章数量有所增加,硬币更为普及,希腊制品日渐增多。而前4世纪早期之后,定居点数量也有增长。这些特征同时出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⑥因此,遗址也有必要分为波斯前期和波斯后期。问题是,原犹大部落地区的遗址远比便雅悯地区的遗址难于确定时间。卡

① Carter, *The Emergence of Yehud*, 91-93.

② Ibid., 102.

③ Ibid., 325-349.

④ M. Broshi and R. Gophna, "Middle Bronze Age II Palestine: Its Settlements and Population," *BASOR* 261 (1986): 73-90.

⑤ K. G. Hoglund, *Achaemeni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 in Syria-Palestine and the Missions of Ezra and Nehemiah*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2), 202-205.

⑥ Carter, *The Emergence of Yehud*, 116-117.

特只得采用“曲线救国”的方法计算:便雅悯测量了48个遗址,其中12个确定属于波斯后期,占25%。按这个比例推算,犹太已测量的55个遗址应有75%,即41个属于波斯前期。卡特采取分层随机抽样(stratified random sample)的方法提取了41个犹太遗址,得出面积之和239杜纳姆,加上便雅悯161.5杜纳姆的测量遗址面积和10%的校正值,共400.5杜纳姆;再与已经挖掘的遗址面积93.5杜纳姆相加,得出总和为534杜纳姆。至于波斯后期,已挖掘的遗址面积有141杜纳姆,已测量的遗址面积加上校正值^①共有685杜纳姆,总共为826杜纳姆。^②

人口密度方面,尽管有人主张每杜纳姆(Dunam,1000平方米)40到50人,^③但卡特采用平均每杜纳姆25人(即每公顷250人)左右的观点^④,并指出这是最大值。^⑤于是他得出结果:波斯前期犹太省人口约为13,350人,后期则是20,650人。^⑥后期耶路撒冷人口约有1500。^⑦

① 卡特在此采用了不同的校正值标准:便雅悯10%,犹太20%。

② Carter, *The Emergence of Yehud*, 201.

③ Y. Shiloh, 'The Population of Iron Age Palestine in the Light of a Sample Analysis of Urban Plans, Areas and Population Density', *BASOR* 239 (1980): 25-35.

④ 关于每杜纳姆25人的观点,参见 M. Broshi and R. Gophana, 'The Settlements and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during the Early Bronze Age II-III', *BASOR* 253(1984): 41-53。该文认为犹太的定居点在铜器时代每公顷平均有250人,铁器时代则为270人。

⑤ Carter, *The Emergence of Yehud*, 198.

⑥ Ibid., 201.

⑦ 布罗西(Magen Broshi)认为波斯时期耶路撒冷占地120杜纳姆,以每杜纳姆37.5人(而非25人)计,应有4500人。参见 Magen Broshi,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of Ancient Jerusalem', *BAR* 4 (1978), 10-15。卡特则认为耶路撒冷有相当一部分土地属于公共场所,因此定居地区只有60杜纳姆。参见 Carter, *The Emergence of Yehud*, 201-202, note 89.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数目比卡特本人先前作出的估计,即 10,850 和 17,000,都有小幅增长。在人口密度标准一致的情况下,差别主要来源于对遗址面积的估算。具体可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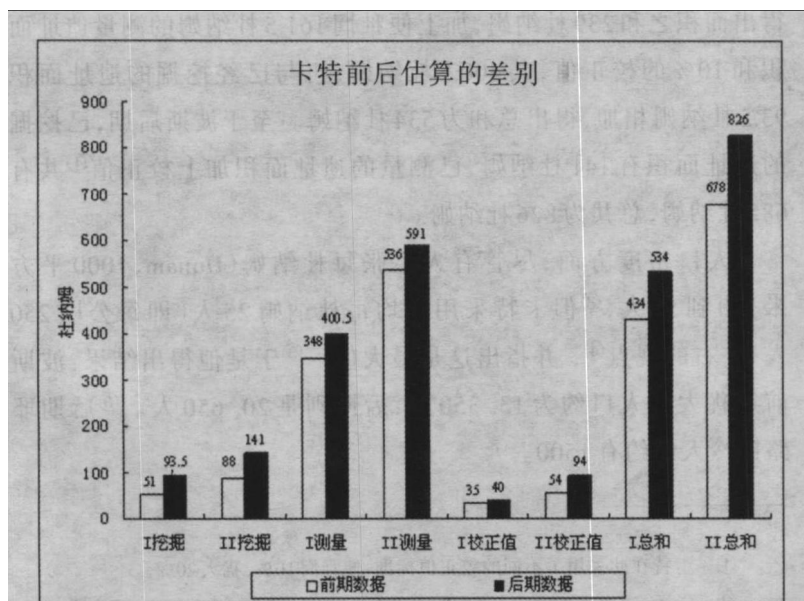


图 1:卡特对遗址面积估算的前后差别^①

可以看出,由于考古的进展,在犹大境内挖掘和测量的遗址面积都有所增加,使得卡特被迫修正自己的数据。^②

当然,无论是 10,850 / 17,000 还是 13,350 / 20,650,卡特的

① 前期估算的数据,来源于 Carter, 'A social and Demographic Study', 155-162; 'The Province of Yehud', 134-135。后期数据见前注。项目中 I 代表波斯前期,II 代表波斯后期,挖掘表示已挖掘的遗址面积,测量表示已测量的遗址面积。

② 另一方面,在较晚的估计中卡特把波斯后期的犹太和便雅悯分开计算校正,而非他先前的 10%一刀切。但这对总数的影响不大。

结果与以往学者相比,都是相当低的,而这不可避免面临诸多挑战。最大的两个问题是,地少人稀的犹大省和耶路撒冷何以完成了几乎整本希伯来圣经的编订工作?犹太社区又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卡特对此也作出了回应。对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回归者精英中的专业人士(如祭司、歌唱者、守门人、文士等等)非常活跃,再说耶路撒冷的1500人口占到了犹大总人口的8%,符合前工业时代城市人口占5%到10%的比例。^①至于第二个问题,卡特指出犹大省得到了两方面的支援:一是试图重建各民族、宗教之圣殿的波斯帝国,二是流散在省境外的犹大人继续向耶路撒冷圣殿所进贡的财物。^②

应当承认,卡特对犹大人口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他没有照搬圣经中所有的信息作为讨论的依据,而是运用考古学的有关成果,对其中的名单、列表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对一部分内容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质疑。在计算人口时,采用(预设)密度与遗址面积的乘积,这也是在波斯时期数据匮乏的条件下一个相对可靠的处理方式。当然,根据遗址面积确认当时的定居点数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相当一部分遗址,尤其是中小规模的遗址还没有被发掘或考虑到(这也导致了卡特前后估计的差异);但遗址面积确实是计算人口数量的一个重要参数:当代考古学可以区分王国时期和波斯时期的文物,因此从不同时期的遗址面积还可以追溯被掳与回归时代人口总数的变化轨迹。而从卡特计算的具体步骤,比如设定校正、排除“公共场所”的面积,可以看出他相当谨慎,力图使结果接近真实情况。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但另一方面,卡特的计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它们在很大程

① Carter, 'The Province of Yehud', 137-138.

② Ibid., 140-141.

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

首先,把波斯时期以公元前450年为界分为两部分的做法,在考古学上缺乏足够的证据。波斯时期的遗址本身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个显著的地层,出土文物也无法分归于波斯前期和后期。有了先入为主却并不可靠的历史分期,再去界定遗址和文物,这对于以考古结果为本的卡特来说,似乎颠倒了逻辑顺序。至于霍格伦德和卡特等人引以为证的城堡群,近来已被确定更多属于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所建,乃是波斯为了应付埃及失守做出的对策。^①总之,卡特的分期无形中减少了他所估算的犹大省人口数量。

第二,卡特以便雅悯地区的情况推断犹大部落地区的人口,这一做法十分危险。虽然卡特采用比较科学的手段(分层随机抽样)进行估算,但忽略了估算的前提——这两个地区的情况相同或相似,并且是静态的、稳定的。因此,他得出的犹大部落地区定居点面积就不太可靠了。当然,导致这一问题的起因仍在他的历史分期,因为连他本人也无法分辨犹大部落地区遗址属于波斯前期还是后期。

第三,卡特认为谢非拉全境在犹大省之外,理由是“统治者往往根据地理形势设置行政区”。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但缺乏足够的历史和考古依据。如果卡特的逻辑成立,那巴比伦和波斯更应该把耶路撒冷和杰里科(Jericho)而不是谢非拉分在不同的一级行政区管辖,因为后者和中央山地的落差大约500米,前者与其落差却超过了100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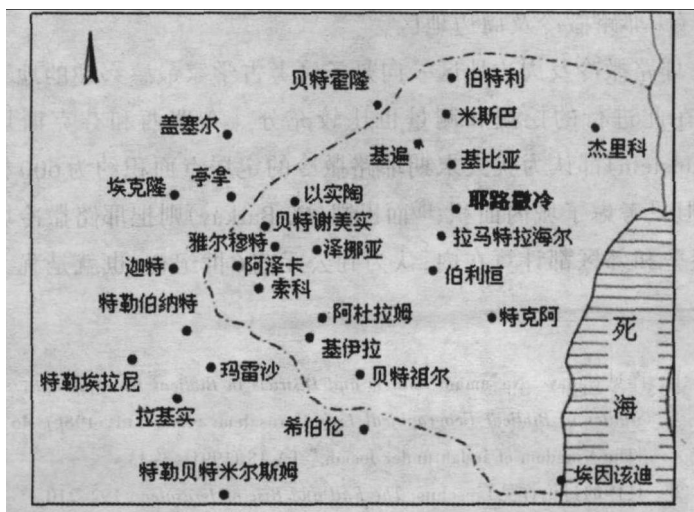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卡特的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但具体论述和运算中则存在问题。下面,我们按照“疆域-分区-密度”的步骤,重新讨论犹大省的人口,及其在王国灭亡后的变化。

①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p. 183.

二、被掳到回归时代犹太省的人口变化

1. 犹太省的边界与分区

历代学者从未放弃重构犹太省疆域的努力。对犹太省的东部和北部边界,学术界基本没有争议;而西部和南部边界则引发了很多讨论。上文已经介绍了卡特的划分并进行了批评。另一位学者斯特恩则以出土文物为基础,描绘了包括巴勒斯坦西部沿海平原部分地区的犹太省地图,^①但同样存在问题。^②相比之下,利普希茨重构的犹太省地图可能更接近实际。他的南部边界把希伯伦排斥在外,而西部边界则囊括了谢非拉的犹太定居点。



利普希茨重构的犹太省地图^③

- ① Ephraim Stern,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Land of the Bible in the Persian Period, 538-332 B.C.* (Warminster, Wiltshire, England: Aris & Phillips;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82), 245-249.
- ② 有关批评见 Carter, "The Province of Yehud," 113.
- ③ Lipschitz,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183. 由笔者汉化。

拿曼(Nadav Na'aman)根据对前人成果的总结和个人研究,认为《约书亚记》15章和18章的地名列表反映了公元前7世纪晚期,也就是约西亚改革时代犹大王国的地理疆域和分区情况,而这一传统由来已久。^①利普希茨则详细考察了地理因素和出土文物的情况,首先按照海拔高度将犹大由西到东分为低地(谢非拉)、山地和谷地,再把山地分为北部的便雅悯地区、中部的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以及南部的犹大山地地区。^②这一划分和拿曼对犹大王国末期分区的重构基本吻合。^③利普希茨表示,它是从巴比伦围攻开始直到波斯时期犹大人口情况的讨论基础。^④

2. 各区域定居点面积变化情况

① 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

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一向是圣经考古学家最感兴趣的地方之一,在此进行的挖掘和测量也比较充分。布罗西和芬克斯坦(I. Finkelstein)都认为犹大末期耶路撒冷的定居点面积约为600杜纳姆,但只考虑了城内面积;^⑤而巴凯(G. Barkay)则把耶路撒冷城外的堡垒和郊区都计算在内,认为到公元前6世纪初,也就是犹大王

① 详见 Nadav Na'aman, *Borders and Districts in Biblical Historiography: Seven Studies in Biblical Geographical Lists* (Jerusalem: Simor Ltd., 1986), 463-68; "The Kingdom of Judah under Josiah," *TA* 18 (1991): 3-33。

② 具体的讨论详见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192-210。

③ 需要注意的是,波斯时期的犹大省疆域大大缩小,失去了犹大南部山地、贝尔谢巴-阿拉德(Arad)谷地和谢非拉地区大部。

④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191。

⑤ M. Broshi, "The Expansion of Jerusalem in the Reigns of Hezekiah and Manasseh," *IEJ* 24 (1974): 21-26; I. Finkelste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Days of Manasseh," in *Scripture and Other Artifacts: Essays on the Bible and Archaeology in Honor of Philip J. King*, ed. M. D. Coogan et a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4), 175。

国行将灭亡的前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约为900至1000杜纳姆。^①利普希茨倾向于巴凯的看法,并主张把耶路撒冷附近的农场一并算上。因此他取1000杜纳姆。^②

半个世纪来的考古发现都清楚地显示,前6世纪初,耶路撒冷遭到巴比伦的毁灭。无论是在大卫城、俄斐勒、今日犹太区还是大卫塔,都有被破坏的明显痕迹。^③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巴比伦并没有摧毁所有建筑。^④问题在于,凯泰夫希诺姆(Ketef Hinnom)^⑤的墓穴并不足以证明耶路撒冷任何群体的存在,别处的居民完全有可能在此埋葬战争中的丧生者。何况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前6世纪初王国末期到前5世纪中期之间耶路撒冷城内外定居活动的痕迹或有价值的文物,耶路撒冷周围村庄的定居点断层也使得城内缺乏得到足够的经济基础。^⑥在大卫城等地,犹太灭亡以后出现的定居点断层非常明显。学者普遍相信,耶路撒冷从被毁开始直到尼希米时代,都十分荒凉和贫穷。^⑦也许正如《尼希米记》的描述:“城是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尼7:4)

学术界普遍认为波斯时期耶路撒冷城内面积约有120-140杜纳姆,其中大卫城约占50-60杜纳姆,圣殿山约占70-80杜纳姆

① G. Barkay, “צפונה ומערבה של ירושלים” (“Northern and Western Jerusalem at the End of the Iron Age”) (Ph.D. Dissertation, Tel Aviv University, 1985), p. 487.

② Lipschits, “Demographic Changes in Judah,” 327.

③ Ibid., 328.

④ K. M. Kenyon, “Excavations in Jerusalem,” *PEQ* 94 (1962): 15; “Excavations in Jerusalem,” *PEQ* 97 (1965): 81-83.

⑤ 耶路撒冷附近的遗址,最著名的发现是1979年挖掘出的两块银质护身符(一块刻有《民数记》中的祭司祝福祷文,另一块的文字也与多处圣经经文有关)。此地曾发现前586年之后的墓穴。

⑥ Lipschits, “Demographic Changes in Judah,” 333.

⑦ Miller and Hayes, *A History of Ancient Israel and Judah*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6), 426.

姆。^①前文已经提到,卡特对耶路撒冷的处理非常谨慎,其结果也是值得信赖的。去除公共面积,真正的定居面积约为60杜纳姆。

耶路撒冷外围的小型农场(拥有1至4座建筑物)遗址,约有一半分布在南郊的拉马特拉海尔和伯利恒及以西地区,此外在耶路撒冷东北的皮斯加特泽夫(Pisgat Ze'ev)、吉瓦特采法提特(Givat Tsarfatit,也可意译为法国山)与埃拉扎利亚(el-'Azariyah)等地也发现了14个该时期的农场遗址,但远远少于犹大王国末期的60个。而王国末期农场遗址星罗棋布的耶路撒冷西部和西北部,到目前为止都尚未发现一个波斯时期的农场遗址。根据这些资料,耶路撒冷周围的遗址面积顶多占50杜纳姆,与城内的定居点面积相加,共110杜纳姆,比王国灭亡前夕的1000杜纳姆下降了89%。^②

②约旦河谷、犹大沙漠和死海西岸(东部谷地)

这一地区在王国末期曾出现过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杰里科到埃因该迪之间狭长的低洼地带,已经发掘出59个定居点,占地约90杜纳姆。^③但在公元前6世纪初却遭到了毁灭。尽管还无法完全确定毁灭的原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波斯时期,这一地区都十分荒凉。到目前为止,只在杰里科、杰里科郊外与埃因该迪发现3个波斯时代的定居点,占地10杜纳姆,比王国末期下降了89%。^④

③谢非拉

① Kenyon, *Digging Up Jerusalem* (London: Ernest Benn, 1974), 182-185; Broshi,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of Ancient Jerusalem," 10-15; H. G. M. Williamson, 'Nehemiah's Walls Revisited', *PEQ* 116 (1984): 81-88; Carter, *The Emergence of Yehud in the Persian Period*, 201-202, note 89.

②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217.

③ Stern, *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the Bible*, 137-138.

④ Lipschits, "Demographic Changes in Judah," 340.

谢非拉在前7世纪初有近1000杜纳姆的定居点,^①但经历了巴比伦的进攻(耶34:7)和亡国的动荡,直到波斯时期都比较荒凉。而波斯时期修建的定居点,大多数也没有建在原先的地方,属于重起炉灶,因此和之前的生活也存在断层。^②达甘所确定的东北部22个犹太定居点遗址,占地约150杜纳姆;而在犹太省边界之外的谢非拉地区,还有与此面积相若的遗址。^③

④便雅悯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在耶路撒冷沦陷、犹大王国灭亡之后,便雅悯成了犹太的中心区,巴比伦也把行政中心移到这一地区的米斯巴。考古结果显示,前7世纪便雅悯有4个大型定居点,除米斯巴以外,还有基比亚(Gibeah,今特勒尔富勒)、伯特利(今贝亨)、基遍(Gibeon,今埃勒吉布)。它们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出现了人口增长,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④

-
- ① 达甘的估计是1124杜纳姆,但他自己承认这包括了山区一些不能肯定是否有人定居的区域;芬克斯坦的估计是800杜纳姆;利普希茨的估计是900杜纳姆(所有存在建筑物的遗址)。分别参见 Yehuda Dagan, "The Shephelah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onarchy," (MA Thesis, Tel Aviv University, 1992), 259-260; Finkelstein, 'The Archaeology of the Days of Manasseh', 173; Lipschits, 'Demographic Changes in Judah', 341-342. 如果仅考虑定居面积的话,芬克斯坦的保守估计可能更为准确。
- ② Lipschits, "Demographic Changes in Judah," 345.
- ③ Y. Dagan, 'The Settlement in the Judean Shephelah', pp. 222-224;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223. 这里的统计中,犹太省边界之外的谢非拉地区包含了阿挪-罗德谷地。
- ④ 很多学者注意到了便雅悯的特殊历史。有关论述包括:A. Malamat, "The Last Wars of the Kingdom of Judah," *JNES* 9 (1950), p. 227; G. E. Wright, *Biblical Archaeolog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57), 199; P. W. Lapp, "Tel el-Ful," *BA* 28 (1965): 6; Weinberg, 39; H. M. Barstad, 47-48. 考古报告见 N. L. Lapp, "Casemate Walls in Palestine and the Late Iron II Casemate at Tell el-Ful (Gibeah)," *BASOR* 223 (1976): 25-42; J. R. Zorn, "Tell en-Nasbeh: A Re-evalu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Stratigraphy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Iron Age and Later Period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3); Oded Lipschits, "The History of the Benjaminite Region under Babylonian Rule," *TA* 26 (1999): 155-190.

但是,到前6世纪末5世纪初时,便雅悯的大多数定居点,包括基比亚、伯特利和基遍,却渐渐衰落,遭到废弃。在这些地方出土的波斯时期文物比较罕见,它们往往直到希腊化时代才逐渐恢复生机。^①

根据利普希茨对遗址的挖掘和测量,便雅悯地区的定居点由王国末期的146个下降到波斯时期的59个(降幅约60%),遗址面积则由王国末期的1150杜纳姆下降到波斯时期的约500杜纳姆(降幅为56.5%)。^②虽说都是大幅降低,但便雅悯的情况与其他地方的区别在于,在耶路撒冷被毁后的岁月,也就是巴比伦统治时期,这个地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人口数量甚至很可能超过了王国时期。^③换句话说,如果耶路撒冷、谢非拉等地的变化趋势是先减后增,那便雅悯的考古结论正好相反,乃是先增后减。^④

⑤犹大山地北部

在这片从耶路撒冷往南直到希伯伦以北的地区,到目前只有贝特祖尔一个主要遗址已经被挖掘。从考古结果看,它在前7世纪末到6世纪初并没有遭到巴比伦军队的毁灭,这也许与它地处偏僻有关。^⑤这一地区其他的遗址尚未被发掘,但从测量结果看,

① N.L. Lapp (ed.), *The Third Campaign at Tell el-Full: The Excavations of 1964* (AASOR 45; Cambridge, MA: ASOR, 1981), 39, 59.

② Lipschitz, "The History of the Benjaminite Region," 180-184.

③ 利普希茨估计,前6世纪时便雅悯的定居点一度达到1600杜纳姆。见 Lipschitz,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267.

④ 芬克斯坦认为便雅悯也遭到了巴比伦的毁灭,其人口变化趋势与其他地区一样,都是从荒凉的状态慢慢恢复到波斯时期的水平。见 Y. Magen and I. Finkelstein (eds.), סקר ארכיאולוגי בארץ בנימין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Hill Country of Benjamin*) (Jerusalem: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1993), 27.

⑤ Lipschitz, "Demographic Changes in Judah," 351.

它们在巴比伦时代保持着连贯性。尽管定居点数量由王国末期的63个下降到波斯时期的56个,但面积的变化微乎其微,从306杜纳姆减为300杜纳姆,降幅只有2%。另一个显著特征是,这一地区大型定居点的面积有所下降,相反小型定居点的面积有所增加。这也证明犹大山地北部在巴比伦和波斯时期是相对平静的。^①

⑥ 贝尔谢巴-阿拉德谷地与犹大山地南部

虽然这两个地区在波斯时期肯定不属于犹大省,但它们都是原犹大王国的领地,人口变化情况同样值得关注。

考古显示,犹大山地南部在王国末期的定居点约有300杜纳姆;贝尔谢巴-阿拉德谷地此时只剩37个定居点遗址,不超过120杜纳姆。^②巴比伦进攻之时,这些定居点基本被废弃;内格夫沙漠的很多城堡也被毁坏,其中有些可能是被守军自己放弃的。^③

在公元前6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个地区都十分荒凉。到目前为止,在贝尔谢巴-阿拉德谷地只发现了11个波斯时期的定居点,总数不超过30杜纳姆,比王国灭亡前夕的120杜纳姆下降了75%;而在犹大山地南部,波斯时期的定居点也只剩85杜纳姆,比王国末期减少了70%以上。^④

⑦ 校正值设定

综上所述,已发掘和测量的犹大王国末期定居点遗址的总面

① Ibid.,353.

② Ibid., 334. 其中7个定居点是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活动中发现的,占地约20杜纳姆。

③ Ibid., 334-335.

④ Finkelstein, 174-175.

积约为3766杜纳姆。这比较接近利普希茨的数据,而比芬克斯坦的多出了一些。^①不过,这只是个初步数据,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校正值。

卡特按照不同区域分别讨论校正值,这一做法是正确的,但应当进一步讨论每个分区的情况。在耶路撒冷内外,遗迹挖掘和测量已经比较充分,除了对城内的遗址“公共空间”面积的讨论外,现在估计的面积应该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定居点;同样,便雅悯地区的遗迹挖掘和调查已经比较充分,所估计的面积应该也没有太大遗漏。至于贝尔谢巴-阿拉德谷地,约旦河谷、犹太沙漠和死海西岸,这些地方的主要定居点都是比较有名的,即使存在小型的未知定居点,对总面积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因此,以上地区不需要设定校正值。^②

对犹大山地(包括南部和北部)的测量没有前两者完善,但应该不会遗漏大的定居点遗址。^③而在谢非拉,一方面现有的考古成果比较有限,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大型定居点已经广为人知,今后出现惊人考古发现的可能性也不大。对这些地方,只要考虑将来可能发现的中小定居点就已经足够,因此校正值都可以设为30%。^④

如此,便雅悯、耶路撒冷及周边、东部谷地和贝尔谢巴-阿拉德谷地的定居点面积维持原先结果。犹大山地北部、犹大山地南部和谢非拉加上30%的校正值,列表如下(表1):

-
- ① 芬克斯坦本人计算犹大王国末期面积时把整个谢非拉排除在外。此外,他的结果也没有纳入耶路撒冷周边地区及约旦河谷、死海西岸的面积和南部地区新的考古发现。因此,其计算总和为2250杜纳姆。参见 Finkelstein, 173, 176-177。
- ②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267-269.
- ③ Broshi, and Finkelstein, 'The Population of Palestine in Iron Age II', 52.
- ④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268-269.

王国末期到波斯时期犹大地区的人口变化

犹大省境内	王国末期定居点面积 (杜纳姆)	波斯时期定居点面积 (杜纳姆)
便雅悯	1150	500
谢非拉(+30%)	1040	195
耶路撒冷	1000	110
犹大山地北部(+30%)	400	390
东部谷地	90	10
犹大省境外	王国末期定居点面积 (杜纳姆)	波斯时期定居点面积 (杜纳姆)
犹大山地南部(+30%)	390	110
贝尔谢巴-阿拉德谷地	120	30
谢非拉(+30%)	0	195
总和	4190	1345

表 1:修正后的定居点遗址面积比较

3. 密度讨论

前文已经提到,卡特计算定居点人口时,采取每杜纳姆 25 人的密度标准,^①但这引起了争议。比如毕格尔(Gidon Biger)和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就强烈批判把密度设为固定值的做法。他们提出,定居点面积大,人口未必就多,这两者有时成反比;此外,也必须考虑定居点所处的地区与其人口密度的关系。^②

应当承认,这几位学者的质疑都很有道理。设定每杜纳姆 25

^① Carter, *The Emergence of Yehud*, 198.

^② G. Biger and D. Grossman, "צפיפות הרכיולוסין בכפר המסורתי בישראל"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in Palestine"), *Cathedra* 63 (1992): 108-121.

本文引用自网络版: http://www1.snunit.k12.il/heb_journals/katedra/63108.html

人的密度平均值的做法,毕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为了解人口情况做出的暂时判断。到目前为止,波斯时期的大多数遗址还没有被挖掘,更谈不上了解每个遗址的功能和人口密度了。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挖掘和分析的遗址越多,我们得到的数据也就越准确。

另一方面,从已经发掘的波斯时期遗址的情况看,并没有出现过面积、密度成反比的情况。^①毕格尔和格罗斯曼对此的担心应该是多余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是先采用较普遍的每杜纳姆25人的标准进行计算。

4. 人口变化与分布情况

综合前面讨论的定居点面积与密度,我们将犹大王国后期到波斯时期的人口变化情况列为表格(表2),并制成更直观的柱状示意图(图2):

	王国后期	波斯时期(犹大省)	下降幅度
便雅悯	28,750	12,500	56.5 %
谢非拉	26,000	4,875(省内部分)	81.2 %
耶路撒冷及周边	25,000	2,750	89.0 %
犹大山地北部	10,000	9,750	2.0 %
东部谷地	2,250	250	88.9 %
贝尔谢巴-阿拉德	3,000	750(不计)	75.0 %
犹大山地南部	9,750	2,750(不计)	71.7 %
总计	104,750	30,125	71.2 %

表2: 犹大王国后期到波斯时期的人口变化情况

^① 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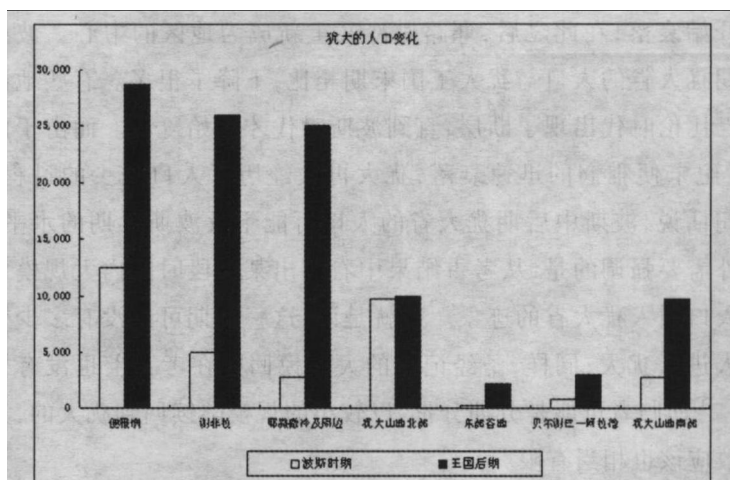


图2: 犹大王国后期到波斯时期的人口变化柱状图

可见,犹大王国末期,国内人口总和约为104,750。到了波斯时期,考虑到疆域缩小的因素,犹大省人口约为30,125人,下降幅度约为71%。

5. 人口变化反映的信息

以上我们依靠考古成果估算了犹大王国末期到波斯时代犹大省的人口变化情况,从中可以了解一些信息。

如同圣经的记载,巴比伦对耶路撒冷的毁灭是残酷而彻底的,这个城市连同它大部分周边地区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缓慢恢复,但与先前的繁荣已不可同日而语。巴比伦对犹大王国的进攻导致了谢非拉、东部谷地和南部山区绝大多数定居点的废弃。无论它们是毁于战火,还是犹大因为巴比伦的两次围攻无暇顾及而主动、被动地放弃,都与这场战争有直接关系。便雅悯和犹大山地北部在耶路撒冷沦陷之后迎来了空前的繁荣。巴比伦没有摧毁这里的定居点,反而把米斯巴(Mizpah)指定为行政中心。这些做法很可能吸引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难民。前6世纪末,便雅

悯开始衰落;在此之后,耶路撒冷又重新成为地区的中心。波斯时期犹大省的人口与犹太王国末期相比,下降了很多。有些地区在巴比伦时代出现了断层,直到波斯时代才开始复苏。而由于前6世纪末便雅悯的迅速衰落,犹太再次经历了人口减少的过程。换句话说,波斯中后期犹大省的人口可能不及波斯早期的水平。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从考古结果中看不出某一段时间内大规模外来人口涌入犹大省的迹象。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可能没有多少外邦人进入犹太;同样,圣经记载的大规模回归在考古上也没有根据。^①回归者可能是分期分批、以较小的规模陆续回到犹太的,其人数应该也相当有限。

6. 考古研究的不足

尽管考古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① 通过已经发掘和测量的遗址面积推断当时的人口情况,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为一些中小型定居点还没有被测量。尽管设定校正值可以弥补,但校正值本身也有主观性。前文提到的卡特前后估算的差别就是一例。此外,平均密度的设定也是权宜之计。因此,现在所做的推断只能尝试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接近真实情况,绝不代表将来不可能变动。

② 对遗址的挖掘和研究往往只能大致确定其年代,了解其在某一时期内的鼎盛时刻呈现出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只能按照“王国末期-巴比伦时期-波斯时期”这并不十分精确的时间标志来重构人口变化的轨迹。卡特试图把波斯时期细化,但似乎并不成功。

① 利普希茨认为回归者总数就是波斯时期耶路撒冷的人口,约为3000人,占犹大省总人口的10%。参见Lipschits, *The Fall and Rise of Jerusalem*, 271。

小 结

奥尔布赖特和维恩博格从圣经文本出发,采取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信息,分别推算出波斯时期犹大省的人口及其变化的轨迹,结果相差极大。他们的推算过程都有一定的依据,但也问题重重,其方法并不可靠。卡特采用考古学的研究结果,基本不依赖圣经文本,对波斯时期犹大省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复杂而细心的推算。他的方法步骤有很多可取之处,但也有一些严重的问题,足以影响他的计算结果。

我们对于人口变化问题的结论是:巴比伦灭亡犹大的过程中,的确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其他一些地区,使得这些地方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不毛之地,直到波斯时代都没有恢复;另一方面,便雅悯和犹大山地,在巴比伦时代非但没有荒芜,反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但此时犹大的总人口已经大大减少。随着便雅悯的衰落,波斯时期的犹大省人口进一步减少,与王国末期相比降低了71%。同时,没有考古证据显示此时有突然的大规模移民迁入,可以猜测回归者是分期分批抵达犹大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因此,一方面圣经描述的人口大量减少现象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波斯时期的犹大省人口构成中,的确以留居者占大多数,回归者的数量则相对较少。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政治上反而处于弱势的留居者为何会与回归者产生矛盾,进而被后者指责为“外邦人”。另一方面,这3万犹大留居民众对于圣经成书和犹太教形成的影响,也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作者孟振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教师,主要研究希伯来圣经与早期犹太教。近期发表《圣经后期书卷的“外邦人”形象》等文章。